

江苏米其林指南新近发布,南京市几处餐厅上榜,却独独漏了鸭子。这件事虽小,却让人疑窦丛生,南京人吃鸭,是一种习性,更是一种执念——就如春风催柳,是不容忽视的天性。不写鸭,就好像漏写了南京的一半味觉。南京人日常的咸水鸭、盐水鸭、烤鸭、烧鸭,哪一种不是带着旧都的余音、落日的颜色?这鸭,不是菜,是性格。

只需要讲两个人对南京鸭子的爱就可以了,这两个人,一个叫曹雪芹,一个叫袁枚,他们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“南京人”,一个客籍北漂,一个官场江宁,但都是南京鸭子的真爱。

在曹雪芹的心目中,什么都是“南省”的好:江南风景好、江南衣彩好、江南女子好……当然,说到吃食,更不例外。他爱烧鸭,不是北京挂炉那一派,味道更近于南京烤鸭,江南慢火焖烧那一路。有人问他红楼何日更,他笑说:“有人欲读我书不难,日以南酒烧鸭餍我,我即为之作书。”

虽然《红楼梦》里没有出现过烧鸭,但是鸭子出现的频率并不少,比如柳家送来的食盒里,有一味“酒酿清蒸鸭子”,《红楼梦大辞典》里,注释为“酒酿清蒸鸭子:鸭肉略带腥气,以酒蒸之,可解腥味,故江南鸭饌调味多用酒”。我复刻过这道菜,可能是现在鸭子变了,反正做出来不怎么好吃。倒是食盒里出现的另一道“胭脂鹅脯”,我在苏州买到过一次下酒,味道惊艳。回家查了曹雪芹爷爷曹寅的诗集《楸亭集》,里面《过海屋李昼公给事,出家伶小酌,留题》有“红鹅催送酒”一句,红鹅便是胭脂鹅脯。之后我学到一个微小的人生经验,《红楼梦》里的食物,如果曹寅的诗集里有,那就放心大胆的去复刻,保证好吃;如果曹寅没有吃过,那你要小心,也许就是曹雪芹同学的杜撰。

这话虽是打趣,却也道出一份“人在北方,心在江南”的深情。曹雪芹家的抄家败亡,和一个叫隋赫德的人分不开。雍正六年正月,曹家在南京被查抄,江南的房地产亩人口全部赏给新任织造隋赫

米其林在南京不提鸭子

德。但两年后,隋赫德因为贪污犯罪,隋园被卖掉,几经辗转,到了袁枚手中。乾隆年间,有一位叫富察明义的人写了一本《绿烟琐窗集》,其中有《读红楼梦有感题诗二十首》,在诗前小序里,富察明义写道:“曹子雪芹出所撰《红楼梦》一部,备记风月繁华之盛。盖其先人为江宁织府,其所为大观园者,既今随园故址。惜其书未传,世鲜知者。”

随园即曹家故地也,也就是袁枚所写的《随园食单》中的“随园”。袁枚写《随园诗话》的时候,也提到了比自己小一岁的曹雪芹,同时说到“中有所谓大观园者,即余之随园也。”

最近看中国嘉德2025春拍预展中有《袁枚致陶涣悦手札册》,十四封信,说古玩,说诗歌,说为人,当然,也说美食。这位陶涣悦是江苏南京人,袁枚同年陶绍景的孙子,算是忘年交。称呼为“怡云世兄”,当然是过去文人的客气。这十四封信中,好几封都和烧鸭有关。

如第四通:“昨见惠烧鸭,其老与太年伯相仿,若(与)云雏鸭,则是少年过于老成之故也。”这封信真是可爱,陶涣悦好心赠鸭,大概说是嫩鸭子,可是袁枚吃了,认为这个鸭“少年老成”,跟你家曾伯父也差不多。

再如第七通:“病痢至今不愈,苦不可言。……承题拙作及贺子进诗,病中尚未及看也,烧鸭须至九十月间送来。”袁枚久病未愈,仍然挂念着烧鸭,特意嘱咐九十月间送来烧鸭,生病还要吃烧鸭,看来袁枚对于烧鸭的热爱,和曹雪芹也不遑多让。

真有意思,曹雪芹和袁枚,一个困顿于北国寒夜,一个安享于江南园林,但都因一只鸭子,把江南的气味带到书页里,带到传说中。南京的鸭,不仅是饮食中的精粹,更是地理与人情的隐喻。它在曹雪芹处,是北漂的乡愁;在袁枚处,是世故中的纯真。

米其林指南在江苏开列长卷,却只字不提鸭子,不要说南京人不服气,连我也要不平。



奋斗男的故事

黄飞珏
浙江东部山区的一个村里,每周都要背着一袋米步行20公里路,到县中住读。县中的教育水平很高,中文尤其好。不过,奋斗男在报考大学时还是毅然决然填了外语类志愿,但是高考只考了四十来分,好在语文很好,拉回不少分,如愿来到上海一所名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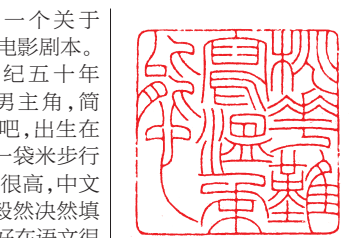
奋斗男刚来到上海,与同学的差距很大。不过这难不倒山里来的孩子。两寸厚的《汉英大词典》硬生生来回背了好几遍。四年过去,居然成绩名列前茅,留校任教。

刚毕业,教中文系学生的外语。中文系新生中有个女生吸引了奋斗男。那个女生出生在一个上海人家,在奋斗男眼里属于女神类型的。上海女生惊诧于奋斗男的学识,尤其是此人虽然教的是外语,但是中文好过外语。相处一段时间,奋斗男上门了。不知道从哪里弄了一张肉票,买了半斤猪肉,从丽娃河里钓了五条二两的河鲫鱼,来到了市中心城区女方的家。结婚了,上海女生跟奋斗男回了一趟浙东老家。火车坐了一整天,汽车半天,然后步行20公里,越走她越害怕。上海女生那天有立刻回上海的冲动,但交通条件不允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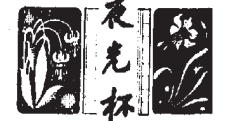
婚后,学校没房子分,奋斗男居住在上海女生家里。几年后,一儿一女诞生,学校给他分了一间6平方米的房子。奋斗男要寄钱给农村的爹,上海女生要资助上山下乡的两个弟弟,家庭经济十分困难。改革开放后第一年,全国招考第一批到西方国家的留学生,9个,奋斗男一举考中。两年后,学成回归。不久晋升上海第一批新时代教授。

二十几年后,奋斗男已经满口上海话,和家乡人讲话都有些累。但是普通话依旧不行,明显的浙东口音。某年,他被聘为一所民办英语大学的校长,参加了第一届学生的毕业典礼,轮到他致辞,开口不准的普通话引来下面大片学生的嗤笑。然后,他改成了英语,炉火纯青的语言加上古今中外的名词警句,结束的那一刻,掌声雷动。

故事说完了,结尾给个彩蛋:奋斗男是我的父亲,上海女生是我的母亲。



桃花难写温柔态
(篆刻) 姚善恩



巧遇陈逸飞

季节
1988年初,我第一次游览周庄后,彻底被“俘虏”,常常独自乘坐公交车转道青浦去“看望周庄”,通常我会租下双桥边的民宿,来一盘万三糕、一盘小青豆,慢慢咀嚼,看双桥边鹅卵石小道上来来回回的游客。1988年的春天,“江苏水乡周庄旅游股份有限公司”成立,而那时的陈逸飞先生也因为1984年创作的油画《故乡的回忆——双桥》而名扬天下。在之后的周庄旅游活动中我认识了陈逸飞,说老实话,陈先生对周庄的贡献是巨大的。在我和陈逸飞的交往中,1997年春天参加“中国周庄国际旅游节”中巧遇先生,给我留下了一段难以忘却的记忆。

那天早晨5点多一点,我推开民宿的门,想去看看尚在晨雾中的周庄,却听到一个浑厚的男中音叫我:“季节,早啊,正巧和我一道走一圈古镇,今日全国各地大画家齐聚周庄,周庄要以最美的姿态欢迎客人。”我抬头见是从隔壁大门走出来的陈逸飞先生,只见他西装革履,腰背挺直,谦和又极具大家风范,他正朝我招手呢。我随陈先生走在小道上,只见道旁、桥上已有不少画家在作画了。路过一座深宅,只见其大门半开着,一把大竹扫帚十分抢眼,陈先生走进进去把大扫帚放到门后说:这样雅观一点。又走了一段路,见一只大竹筐横在小道上,陈先生将竹筐抬到小弄堂斜靠在墙上。走了一段又一段,古镇街道干净漂亮,陈先生很满意,忽然他又发现一只塑料袋飘在树杈间,他踮起脚取下放进垃圾桶里。陈先生对我说,“周庄的美是大美,大家都要爱惜”。在回旅店的路上,先生说他知道古镇有多少树,知道树与树之间的距离,他让周庄人不要砍掉一棵树,而要建适量的卫生场所,他说这是文明,是美丽。

4月14日是陈逸飞先生51岁的生日,4月12日晚上周庄为陈先生举办了生日宴。在吹蜡烛时,陈先生动情地说这是他第一次过生日。宴毕,陈先生掏钱包了一辆快艇,我们一行7人乘船游湖,从急水港直抵淀山湖,在水波缥缈中陈先生感慨地说“周庄是我的第二故乡,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,我爱周庄”。这句话在我听来像宣誓一般庄重。

林黛玉的情怀

王 辉
世外仙姝寂寞林的林黛玉出生于钟鸣鼎食的林家,其母乃金尊玉贵的贾家贵族千金贾敏,其父乃学识渊博的探花郎林如海,请的老师都是学霸级别、进士出身、做过知府的贾雨村先生。林黛玉五六岁的时候就已经学完四书,虽为十几岁的小姐,胸襟格局绝非常人可比。只不过她生为女儿身,却有一颗多愁善感的文人心。

林黛玉的情怀,在元春省亲时的大展才学中可以看出。她替贾宝玉写了那首非常绝妙的《杏帘在望》:“杏帘招客饮,在望有山庄。菱荇鹅儿水,桑榆燕子梁。一畦春韭绿,十里稻花香。盛世无饥馁,何须耕织忙。”贾妃看毕,喜之不尽,说“果然进益”了。又指“杏帘”一首(实为黛玉所作)为前三首之冠。这首诗描写了一派怡

然自得、安静祥和的田园生活,展现了太平盛世百姓安居乐业的美好状态。与儒家经典《论语》名篇《子路、曾皙、冉有、公西华侍坐》中曾皙的理想——“浴乎沂,风乎舞雩,咏而归”有异曲同工之妙,即在太平盛世吃饱穿暖,与友人一起到郊外踏青、唱歌、沐浴尽兴而归。孔子的最高理想追求就是太平盛世百姓安居乐业。林黛玉描写的盛世景象与孔子的理想盛世景象何其相似啊。

林黛玉在《葬花吟》中写道:“一年三百六十日,风刀霜剑严相逼……天尽头,何处有香丘?……质本洁来还洁去,强于污淖陷渠沟。”这绝不是少女的伤春情怀,难道不是曹雪芹对腐朽黑暗的封建世道悲愤的控诉吗?“花落人亡两不知”,风雨摧残花落是暗喻作者的高洁理想在现实生

活中被摧残的崩溃与哀痛。她在《秋窗风雨夕》中写道:“谁家秋院无风人?何处秋窗无雨声?”这既是对林黛玉的成长环境的描

周末的一天,一杯绿茶,一叠《海上名园》书稿,我在暖意和清凉交替的微风中,从上午读到了深夜。

记忆中,当年我们对张园的称呼更多的是叫“张家花园”。那是上世纪80年代初,我刚从部队回到家乡上海,随即迷上了摄影,有了专业的相机。只是连轴转的拍摄、冲胶卷、印放,总觉得时间不够用。一起退伍回上海的战友小倪就住在威海路590弄即张园的41号,他对摄影也很喜欢,我俩兴趣相投,业余时间也常常在一起拍摄,研究照片,不久,我俩索性把一楼他家的卫生间四面蒙上光亮,做成了一个冲印、放大黑白照片的“暗房”。那段时间,我一有空就去张园的“非正规”暗房,常常加班突击到深夜,因为过于投入,有时听到窗外响起属于张园烟火气的零零星星吆喝声,才知道天已大亮。就这样,我在张园进进出出半年有余,创作了一批照片,有的还获得了上海和全国的摄影一等奖。张园,就此成了我影视事业起步的地方之一。直到现在,多少年过去了,我俩还会常常回忆起那段张园自建暗房、印放照片的难忘时光。

2018年9月30日,张园这个上海最大的城市中心城区改建项目正式启动。2021年10月27日上午,张园西区正式竣工、开业。有朋友曾问我,眼前的张园像什么?我说眼前的它像一幅画,浓缩了上海百年风云,充满视觉质感;它又像一首歌,定调了上海城市更新发展的当代旋律,富有听觉张力。只是我觉得在这幅画中,还有一些时代变迁中的“人”和“事”没有进入“画框”中;在这首歌里,还有一些重要的咏叹、和声没有融入。历经岁月沉浮的张园,多的是被各种传说、街谈巷议所笼罩,有的还被误解、误读。而眼前这本呕心沥血20万字的《海上名园》,专业考据、写实了诸多有血有肉的人和故事,很大程度上校正、补齐了人们对张园虽有所知但并不完整、遗珠多多的记忆拼图,权威地匡正了张园的正史。

细细读来,《海上名园》中,有红色文化、海派文化、江南文化的烙印轨迹;有详细列举的无数个出现在张园的海甚至中国的“第一”;更有早期“城市文化空间”概念的推出和城市管理运营智慧理念的被梳理、被命名、被推行。这里,还是过往上海影视拍摄难得的实景地。遥远的不说,就说当代那些响当当的作品吧,从谢晋导演的《女篮五号》到黄蜀芹导演的《围城》;从视觉艺术家陈逸飞的《人约黄昏》到表演艺术家潘虹主演的三部曲《股疯》《走过冬天的女人》《最后的贵族》,都曾在张园进行拍摄取景。近年徐峥导演的《我和我的祖国》之《夺冠》,更是浓墨重彩于此,令人亲切感佩,印象深刻。而之前我在张园拍摄纪录片时,还不期而遇了王家卫导演带着摄制组在拍的《繁花》……

值得一提的是,《海上名园》一书中系统地、科学地提出了在张园这一兼有英式花园旷达与江南园林、江南传统民居调性相结合的大型历史建筑群改建全过程中,实施文化“三保一增”,即文化保护、文化“保鲜”、文化保值、增值的行动计划,发布了很具现代化高科技手段+精绣绣花般功夫的“施工图”,不漏死角地全场强化执行,可谓动足脑筋,不遗余力。

掩卷而思,我依然沉浸其间。回望书名,我的眼睛再次一亮,此书名为《海上名园》,若倒过来读的话,便是《园名上海》,深层次一想,本项目的终极目标就是做顶格水平的上海之最,本书莫非就是如此对标、追求真正代表今天的上海?其气场、调性、构成都对——张园史不就是上海史?张园今天的发展不就是新一轮上海高质量发展的缩影吗?

活中被摧残的崩溃与哀痛。她在《秋窗风雨夕》中写道:“谁家秋院无风人?何处秋窗无雨声?”这既是对林黛玉的成长环境的描

写,也是作者对现实的无奈接受。林黛玉的理想情怀

打动了贾宝玉,他们都是至痛。她在《秋窗风雨夕》中写道:“谁家秋院无风人?何处秋窗无雨声?”这既是对林黛玉的成长环境的描

写,也是作者对现实的无奈接受。林黛玉的理想情怀

读《海上名园》有感

滕俊杰

十日谈

从某种程度上来说,体重管理师就像会计。